

獨幕劇選集

孫 芋 等 著

婦女代表

新文藝出版社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 · ·

婦女代表

（一九三四年）

003653



婦 女 代 表

孫 芋 等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 上 海

戲劇・電影

婦女代表

著者 孫 茅等

編輯者 劇本月刊編輯部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理

合作印刷廠製版
大東印刷廠印刷
永利裝訂所裝訂

*

書號 (520) [IV I 19] 本書 62000 字

一九五三年十月上海第一版

本書曾印二次

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第二次重印

本次印數 3000 冊

累計印數 16300 冊

定價 3,3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號

內 容 提 要

這裏選輯了近兩年來發表於《劇本》月刊的三個獨幕劇。《婦女代表》生動地刻劃了今天農村中的新舊矛盾，並且在新舊社會思想的尖銳衝突中，塑造了一個先進的農村婦女的形象。劇中的女主人公在爭取參加社會工作的鬭爭中，擊敗了封建的傳統勢力而使新思想新道德獲得了勝利。《趙小蘭》描寫農村中一個先進的女青年在反對父親強加於自己的包辦婚姻的鬭爭中取得了勝利並與自己所愛的青年結婚。《夫妻之間》批判了存在於某些男工人頭腦中的輕視婦女的男權思想。

目 次

婦女代表·····	孫 孝作(1)
趙小蘭·····	金 劍作(46)
夫妻之間·····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下廠小組集體創作(81)

婦 女 代 表

孫 芊 作

時 間 一九五二年冬天。

地 點 東北某農村。農民王江的家裏。

人 物 張 桂 容——年二十六歲。村中新選的婦女主任。簡稱容。
王 江——普通農民。張桂容的丈夫，年二十七、八歲。
簡稱王。

王老太太——桂容的婆母，年五十餘歲。簡稱老。

翠 蘭——村中的姑娘，年十七、八歲。簡稱翠。

牛 大 孀——舊產婆，年四十五歲。簡稱牛。

佈 景 一個普通農民的家。左邊有門通外屋，門旁放一水缸（因冬天防凍故放屋裏）、碗櫥子；右邊有門通裏屋，門旁靠牆放着一張有抽屜的地桌，桌上有擲瓶、帽筒等常見的擺設，桌旁有椅子；正面窗下有炕，炕梢有櫃、被格，炕上放個火盆。（幕啓：場上無人。翠蘭由門外喊着急入，她懷抱着小捆稻草。）

翠 桂容嫂子！桂容嫂子！（進屋。沒有見人，又喊着向裏屋走）桂容嫂子！桂……

(王老太太急由裏屋出來，她手裏在做着鞋底，示意翠蘭勿喊。)

老 (略有嗔意，壓低語聲)你喊什麼?! 別驚醒孩子。

翠 (心裏有事，不以爲然地)王大娘，桂容嫂子呢?

老 她挑水去了，就來。(冷冷地)你又找她幹啥?

翠 我告訴她，到處勻也沒勻來好稻草。

老 稻草? 什麼好稻草?

翠 我們副業組織草袋子用的稻草唄! 預備了一垛，這兩天分兩班貪黑起早的織，沒幾天把稻草都織盡了。桂容嫂子叫我到後街去勻去，跑了好幾家，好的都燒火了，就有一家剩下些這麼短的。

老 (淡淡地)沒有就拉倒唄! 還總得你們張羅!(坐炕沿上做活)

翠 (認真地)你看，下晚這班就沒有織的啦!

老 沒有就收拾了得啦! 還總得織那個玩藝兒!

翠 大夥幹的正心盛的時候，哪能收拾了呢?(放稻草在椅子上)桂容嫂子跟我們說：把這些草袋子交上去，還要跟合作社訂合同呢!

老 (絮絮叨叨地)她啥都想幹，白天織那玩藝兒，下晚還上夜學，在家裏呆一會都難受，你們怎麼愛聽她的?!

翠 我們選她當代表當主任，就是叫她領導我們生產、學習嘛，怎麼不聽她的呢?!

老 (不滿地)我真不明白你們這是爲的啥? 你們哪一個家裏是指着你們吃呀還是指着你們穿? 死冷寒天的，一個姑娘家也出去張羅。

翠 (解釋地)這陣兒正是送公糧用草袋子的時候，多織點對國家也好。還怕掙錢多嗎？

老 (不耐煩地)往年沒你們織草袋子，人家公糧也一樣送啦！(轉過臉去不搭理。)

(外邊門響，翠蘭過去掀開通外屋的門帘，桂容擔水進來，放下扁擔。)

容 你勻來稻草了嗎？

翠 那幾家種稻子的人家我都去啦，就有一家還剩了點這麼短的(指稻草捆)，別人家都燒火啦。

容 (過去拿起稻草看)這麼短，還淨茸的，織草袋子哪行呢？！(又放椅子上。)

翠 不行咋整？後街再沒有誰家有啦。(桂容將水倒入缸內，沉思良久。)

容 有！

翠 誰家有？咱們多勻點。

容 我們家就有！

(老不滿意地斜視容一眼。)

翠 (高興地)那更好啦，你們今年的稻子比誰家的都強。我就叫常玉成的車來拉得啦！(欲出——)

容 (喚住)你等一會兒！

翠 他的車送公糧回來了，我都說好啦，他先給咱們拉稻草，接着就往合作社送草袋子。(欲出——)

容 (拉住翠蘭)這我知道，(示意問老，翠停住。容轉向老——)

老 (止不住開了腔)保兒他媽呀，咱們那點稻草你可不能隨

便動。

容 別處買不着好的啦，跟咱們勻點。

翠 我們交了草袋子給錢吶，不白使。

老 給錢也不行呵！你大哥走時候也沒留下話，別人可不能作主。

容 織草袋子也有咱家一份，那稻草咱燒火都糟蹋啦，還是拉去織草袋子吧！

老 （責難的口吻）這事可不能由你啦！保兒他爹走的時候告訴又告訴，不叫你出頭管外邊的事，你一點也沒往心裏去，就這樣他回來我還得落埋怨呢！你還想往外頭拉東西？你可少給我惹亂子！（下炕轉身往裏屋走。）

翠 等我大哥回來『炸了』●有我！大娘，你先叫我們拉去得了唄！眼看着沒織的啦。

老 沒織的就快點收拾了！你們消停的回家呆着，大夥都省心。（進裏屋。）

翠 （與桂容對看一眼）真彆扭，氣死我啦！（她生氣地將椅子上的稻草捆打落地上，一股身坐下。）

容 （想了半天。走近翠蘭，拍翠蘭肩）翠蘭，你別着急，咱們再出去看看。東頭老李家種過五畝稻子，你去看看還剩稻草沒有？我到西頭老黃家去看看去。

翠 也不見起有。

容 沒多有少也行，問問就回來。

●『炸了』，即發火的意思。

翠 走吧！(同由外屋門下。)

老 (出)唉！真沒法治！

(稍停，牛大嬸由通外屋門進來。)

牛 王大嫂！

老 吆！是她牛大嬸，快坐下，快坐下。(讓牛大嬸坐。)

牛 (不坐，關心地)大侄子回來了嗎？

老 哪回來啦！？他放木頭到大山裏去啦，快三個月了。

牛 東頭跟他一塊去的人都回來啦，他說大侄子也回來了
嚙，他們在站上分的手，也許是他落在後邊了。

老 那也許是。沒聽說咋樣？

牛 聽說他們都挺好。

老 (推牛大嬸坐)快坐下歇會兒。(裝煙遞給牛大嬸)你這些日子咋老也不到我家串門？

牛 唉，我躲你這媳婦還躲不過來吶，我哪能來串門！今個我聽說你兒子回來了，我這才來了。

老 (不解)怎麼？你躲她幹什麼？

牛 (欲言又止，低聲地)剛才是她跟翠蘭出去了吧？

老 是她們倆。她牛大嬸，你是爲的啥事呀？

牛 唉！咱們一個村住了多少年，又是老親，我該說總得說呀。前兒個老于家孩子鬧病，請我去給治，我給拾掇拾掇，扔下了藥，不怎麼叫你兒媳婦知道了，說我治的不好，勸老于家把孩子抱區上診療所治去了。這還不算，還把我給留下的兩包藥拿走了。唉！咱們是『親戚里道』的，你說叫我說個啥？

老 (氣忿地) 我們這媳婦，就是『傻狗不識臭』，人家上邊怎麼告訴，她就怎樣幹。

牛 唉，人家別人當主任的時候都沒管，換上了她就管得這樣寬。

老 你別跟她一般見識。

牛 大嫂呵，你也知道我，家裏指着我奔跑。老子家這份藥，是我到手的錢，她給我攪『黃』了。

老 她牛大嬸，你別生氣，等會兒她回來我叫她把藥還給你。

牛 她還能聽你的嗎？

老 啊！——我兒子快回來了，這回可不能依着她啦？

牛 (高興地) 那好啊！(解釋) 唉，她是個主任，又是大夥選的，她要公事公辦我能怎的？也就得找你跟你兒子來，你跟侄媳婦說說，叫她往後給我留一面，這『公門中好修行』啊！她高高手我就過去啦。

老 (自負地) 往後我可不能再叫她給我惹事去啦！等我兒子回來，就叫她把這個婦女代表又是主任的都給我退了。

牛 那倒也……

老 要我兒子在家管着她點，這個代表她也當不上。

牛 對！『帥不離位』真不假，看你們這『老貓不在家，耗子上房笆』了，這回老貓一回來……(外邊門響，一驚。低聲地) 你媳婦回來了？！

(桂容拿一捆較長的稻草進來。)

容 牛大嬸來啦。

牛 呵。

老 保兒他爹要回來了，你知道嗎？

容 我剛才也聽說啦。

老 (命令的口吻)你牛大嬸來要藥來了，你快給人家！

容 (意外地)要藥？(放下稻草，對牛大嬸)牛大嬸，昨天你不是說『那藥不好使，作廢！』了嗎？怎麼還要？

牛 (看了看王老太太，氣壯起來)我這當着你婆婆的面可不能說假話，昨天是你們大夥逼的我不能不那麼說，我那藥是十拿九準的祕方配的，都是上等藥材，早先配還合三萬塊錢一包哩！給老子家一個也沒掙他的。

容 (認真地)牛大嬸，老子家孩子的病，可是你給治大發的呀！

牛 (詭辯)那可怨不着我，這『人有旦夕之災，馬有轉輾之病』，我治好了這個病，他又得那個病了。

容 (抑制着激忿)那麼你還想要藥，拿着給別人治病去？！

牛 (心安理得地)我這也不是一天半天的啦！

老 (插嘴向桂容)你管人家這事幹什麼？給人家不就得了麼！

容 (想了半天，決然地)好，我給你！(桂容轉身取鑰匙開地桌的抽屜。牛大嬸見桂容開抽屜，以為自己目的已達，於是堆着笑臉走到桂容背後。)

牛 (討好地)侄媳婦呀，你可別尋思大嬸不滿意你呀！大嬸知道你有你的難處：一面是公家，一面是親戚，你在當間兒，『一手托兩家』——左右為難。你這回把藥還給大

娖這就算對啦！常言說：『交情大於王法』，你成全大娖，大娖一定對得起你。等你女婿回來找你岔子，大娖準來說幾句好話……

容 （轉身遞錢）給你，拿去吧。

牛 （奇怪地）怎麼，你給我錢，藥呢？

容 藥我買下啦。

老 （不解地）媳婦呀，咱家沒病人，你留藥幹什麼？

容 （果決地）我要送到縣立醫院化驗去！看看是不是胡弄人。

牛 （大驚）啊！侄兒媳婦，你，你這不是要我的好瞧嗎？（央求地）你，你，你不能這樣做……

容 你怕甚麼？化驗好了，叫你在全國賣。

牛 （手足無措）不，不，我不要錢，你給我藥。

容 我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

牛 （情急之下，忽然想起一著，略帶威脅地）侄兒媳婦，咱們可是親戚呀！你這樣做，你女婿回來可不能答應你！

容 （激動地，一口氣說下去）你想想你自己幹的事情吧！告訴你當產婆就要好好當，撿孩子時候要好好消毒，你也不做，村裏你經手撿的孩子有好幾個得臍帶風的！不讓你給人家藥吃，你還偷着摸着賣！老子家孩子得肺炎，你硬說什麼『寒火』，亂扎針！亂給藥吃！不是我勸她把孩子抱診療所去，孩子就完啦。事情過去了，你就想要賴嗎？

老 這是人家的事，你管它幹什麼？

容 這是人命關天的事，怎麼不管？

牛 (懇求地) 侄媳婦，我一定再不賣就得了。

容 你為什麼不賣？你為什麼不敢化驗呢？你說清楚了！

牛 (吞吞吐吐地) 呃，呃，從前我有個親戚使這藥治好過痢疾，我就把這個藥方找來了。反正這藥，我知道藥不死人。

容 可你知道準能治別的病嗎？你這樣冒昧下藥不把病人給耽誤了嗎？

牛 我尋思萬一碰巧治好了不更好麼！

容 你拿人命碰大運啊！

牛 我以後可不賣了！

容 你得說死了。一定嗎？！

牛 一定，一定。

容 我明告訴你吧：各村婦女代表開會，都合計好啦，要設立婦嬰保健站，宣傳衛生知識，往後你再想賣也沒有人信你的啦。

牛 (木然不語)……

容 (緩和地) 我知道你生活困難，(遞錢) 這個錢給你。藥，作廢了。

(牛大嬸不好意思接錢，木然地站着。裏屋傳出孩子哭聲。)

老 (滿臉愠意) 孩子哭了！

容 你的藥也不是大風颳來的，配的時候既然花了錢，那你就拿去吧。(錢放在地桌上，進裏屋。)

牛 (晦氣地) 唉！(欲往外走。想了想，拿錢。邊走邊向王老太太) 這

可是她給的。

(牛大嬸下。王老太太不悅地坐在炕沿上，桂容由裏屋抱孩子出。)

老 (厲聲地) 你咋這麼好管閒事!! 她和咱們房不連脊，地不連邊，井水不犯河水，和你有什麼相干? 你拿着得罪人不當事兒!

容 媽，我是婦女主任，又是衛生委員，我不管誰管!!

老 你要不好出頭露臉，大夥能選你嗎? 我就不信這屯子就你這麼棵高草? 明明是窟窿橋你還要上! 什麼人都得罪! 等保兒他爹回來看你怎麼安排!! (邊說邊向裏屋走。)

容 媽。

老 (停住) 什麼?

容 (拿起長稻草) 你看咱們家的稻草多整壯，燒火太可惜啦，我剛才出去又沒勻着，就把這個賣了織草袋子吧! 咱們有錢買別的燒火，不是一樣嗎?

老 你還嫌麻煩惹的少啊? 那點稻草你又恓心上啦!

容 媽，大夥沒稻草織袋子，咱家拿稻草燒火，我一把一把往灶坑填的時候，心裏比啥都難受，勻出去又能有啥虧吃呢?

老 不行，這個家你當不了! 沒稻草就早點收拾了在家呆着，省得保兒他爹回來又跟你『翻兒』了。(進裏屋)

(桂容正在焦急時，翠蘭匆匆地進來。)

容 (關心地) 買着了嗎?

翠 沒有。你呢?

容 我也沒買着，都燒火啦。

翠 那怎麼辦吶？常玉成的車在門口等着裝呢！他說：送公糧的時候碰上合作社主任啦，說草袋子不夠用，叫把織出來的快點送去。

容 這會兒他餵了牲口啦嚟？

翠 餵好了，剛套上車，等着給咱們拉完草就送草袋子啦。

（外面傳來常玉成的喚聲：『翠蘭吶！快點呵，倒是上哪兒裝草呵？』）

翠 你聽，他等得着急啦！

容 （焦灼地想）……

翠 那就到後街拉那份次的吧！（欲下。）

容 （阻攔）那份草織成袋子，一碰準壞！怎麼能行呢？

翠 （煩躁地）又沒好的，眼看第二班晚上不能幹活啦！

容 （果決地）拉我家的！

翠 （意外地）大娘答應了嗎？

容 她慢慢就明白啦。先裝二百捆拉走。

翠 好！那快裝上拉去吧。完了咱們好上夜學，要晚啦！

容 我做好了飯還沒吃呢，你先幫他裝去吧，我吃完了就走。

翠 好。（翠蘭急下。桂容順手提起那捆短稻草，扔到外屋。她轉身到碗棚前取碗筷。外面傳來趕車的鞭聲、吆喝聲，王老太太氣忿地由裏屋出，）

老 是你叫他們到院裏裝草的嗎？

容 是我。

老 你怎麼越來膽子越大啦！等保兒他爹回來……